

丛书主编◎吴 岩

科幻
新概念
理论
丛书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张 治 胡 俊 冯 臻 著

现代性与 中国科幻文学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科幻
新概念
理论
丛书

丛书主编◎吴岩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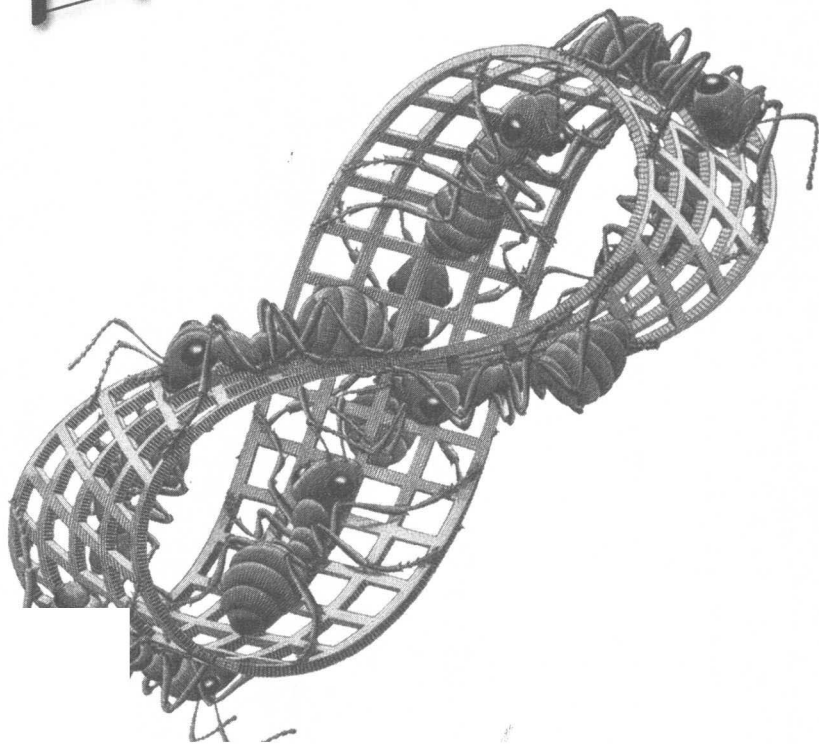
I207.4

12

2006

张治 胡俊 冯臻 著

现代性与 中国科幻文学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张治, 胡俊, 冯臻著.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
ISBN 7-5395-2929-6

I. 现... II. ①张... ②胡... ③冯... III. 科学幻想小说—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101 号

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

作者: 张治 胡俊 冯臻

出版发行: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 fcph@fjcp.com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3 插页: 4

印数: 1—3090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5-2929-6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总 序

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速度显著提高，开始对质朴自然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刻。自工业革命以降，现代化成为社会变化的主流，科幻文学用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描述并参与了这一宏观社会变革。

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化的文学，更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从内容上，它所包含的“启蒙”、“理性”、“进步”和“科学”等宏大主题，将其牢牢地雕刻在现代性大厦的相应位置。从手法上，它所采纳的各种前卫性美学尝试，对古典小说核心特征所进行的种种反抗，又使它不容怀疑地处于各个时代新旧美学更替的“刀锋边缘”。

科幻从来不是主流文学，却一直享有着比主流文学中多数作家更多的读者。从雪莱夫人到儒勒·凡尔纳、H. G. 威尔斯、艾萨克·阿西莫夫、郑文光、叶永烈再到今天的乔治·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科幻文学在学术领域的遭遇和在普罗大众中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地位的突破性改变，由于后现代哲学的普遍繁荣，科幻文学的学术境况也正在逐渐改变。在自然和技术领域，科幻正在成为新知识的增长点。美国宇航局甚至提供经济资助去探索科幻文学中可能的新的宇航方式。在公共管理实践方面，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成了一段时期世界各国规划未来网络发展的参考读物。当然，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传统的、对科幻文学曾经嗤之以鼻的人文领域。在大学文学院中，有关科幻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幻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

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而重新估价。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除了上述种种状况之外，还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科幻翻译和创作就已经展开。诸如鲁迅、茅盾、老舍等现代文化的先行者都曾经给这一文类的发展作过身体力行的推进。新中国建立之后，科幻文学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甚至常常被政治运动所殃及。即便在政治环境良好的时期，社会舆论和学术视野中的科幻文学也呈现出永恒的边缘化趋势。是这种文学本身存在着什么奇异的特性？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无法接受这种舶来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以我的名义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展开了系列研究。该研究的全名是“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批准文号为04BZW012。在获得项目批准之后，立刻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委员会由王泉根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王逢振教授，成员包括张美妮教授、郭建中教授、吴定柏教授、王建元教授、伊丽莎白·霍尔教授和格雷·威斯特福教授。

本研究计划中的成果包括两套基本理论丛书和一套国外科幻理论译文，总共15本，分别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中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承担的“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承蒙多方首肯，还成为了“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共分6册，分别为《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张治、胡俊、冯臻著）、《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吴岩主编）、《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陈洁著）、《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王建元、陈洁诗主编）、《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台湾科幻论文精选》（林健群主编）和《科幻文学入门》（吴岩、吕应钟著）。

本丛书的编辑宗旨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像丛书名字中所陈述的，期望在新思维方面给科幻研究领域一些启迪。阅读中读者一定会发现，无论从各分册或文章的选题还是从研究方法上，本丛书的作者都突破了以往比较单一的文学研究模式，试图以多元视角和方法探索科幻文学。笔者认为，对于科幻这种跨越学科的文学存在，是值得肯定的探索。

本丛书自始至终得到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黄建斌社长的支持。副社长陈效东先生曾是我从事科幻创作时的好朋友、好老师。他对我工作的信任、对我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暂时停滞所表现出的超常的容忍，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事业和人生经验。北

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

总 序

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王泉根主任从选题、约稿到编辑和最终丛书完成，都手把手地指导，并多次给我鼓励，要我放手做，不要太多框框。他对我学术成长方面的殷切期望，也给这套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逢振教授，是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熟识的老师。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就率先开始翻译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当我向他求助，要求他参与到本书的学术委员会工作中的时候，他不但欣然同意，还主动承担了西方科幻文论的选编和翻译。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感谢。本人的硕士研究生高福军、方晓庆、胡俊、肖洁、陈宁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对中国科幻文学理论体系建设进行的基础工作。由于时间和学识的限制，丛书肯定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错误。所有不当之处，责任在笔者本人。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意见，我们一定会修订和改进。

吴 岩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5年7月26日

序 言

吴 岩

研究科幻文学如果不从现代性着手，就不能真正接触它的内核。玛丽·雪莱、H. G. 威尔斯对科学进步的忧思，儒勒·凡尔纳、艾萨克·阿西莫夫对技术发展的想象，几乎全都围绕着启蒙主义和现代性这一主线。就连20世纪60年代的“新浪潮革新”，除了叙事和修辞上引进主流手法，又拓展出心理学、政治学、性学、神学等新题材以外，也没有带去什么新的东西。何况所谓的主流手法，几乎全部来源于现代派文学。

如果我们把现代性定义成“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体制和城市化等的普遍完成”（Feenberg, 1995），那么科幻文学既是这一正在进行“方案”的直接参与者，也是间接描述者。

自晚清以降，中国文人对科幻文学中强烈现代性的思考并不少见。20世纪初，鲁迅（1903）、孙宝瑄（1903）、定一（1905）、管达如（1912）、成之（1914）、许与澄（1915）等异口同声地将科幻小说“钦定”为科普文本，并指明它能够进行国民教育，这给后世中国科幻牢固粘贴上科普标签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建国以后，“科幻小说乃是科普读物”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还夹带上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迷人色彩。前些年我曾撰一短文，简述了鲁迅对西方科幻精神的“误读”。我提出这种“误读”具有十足的刻意性和功利性。我的观点至今仍然没有改变。但我要申明，即便是鲁迅对科幻的基本看法存在着曲解和误读，他的曲解与误读也仍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范畴。他只不过期望从自己的理解入手，将这种原本丰富的、包含着全方位现代性方案的文

类进行缩编和简化，变成了一个小工具罢了。

现代性话语不但能分析中国科幻文学基本思想这一宏观状态，也能深入到文本通性这一中观状态。例如，许多人抱怨中国科幻小说中太多西方故事、太多西方主人公、太多西方场景，这难免失去了中国人的本土立场。刘兴诗、叶永烈等还曾分别撰文，把这一点称为中国科幻“存在的问题”，认为必须加以铲除。而我却感到，这种现象的产生恰恰是中国科幻小说独特现代性的体现。须知，对一个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国民来讲，“未来”不但是一种时间上的彼岸，更是一种空间上的彼岸。就在我们的时代里，西方列强已经超出我们到达了科技发达的远方。正是这一比我们先进得多的“他者”世界，主宰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力，导致了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发生起“时空转换”，导致了西方人的现在出现在我们的未来。

比我们“现代化得多”的“他者”的存在，不但引发了中国作家对空间彼岸生活的寻求，也促成中国作家的强烈抵抗心态。从20世纪初开始至今，科幻小说中强国梦与抗击西方、再壮国威的描述，几乎成了经久不衰的保留题材，何时发表何时叫好。从徐念慈、劲风到老舍再到星河、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中国科幻小说界如此多的作家对这一主题津津乐道，这难道不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掉队有关？令我狐疑的倒是，当这些作家义愤填膺地用文字打击他们认定的“帝国主义他者”时，他们是否意识到自身所期望赶超的那个时间彼岸中的世界，恰恰又是以西方帝国主义世界为原型的？中国人会在205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警察吗？

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现代性的解释力仍然没有衰减。在单个作家作品的层面上，一些有趣的现象也吸引着研究者。我就曾经发现，诸如星河、赵海虹等作家特别喜爱在作品中使用脚注和尾注，即便他们注释的内容早已在作品中由主人公作过清晰的陈述，这些脚注与尾注仍然被罗列出来。对这种有趣的互文性现象的分析，让我感到许多更加深层的担忧横亘在科幻作者面前。他们必须要通过吊书袋的方法才能压制读者，必须借助科学知识的霸权力量才能稳固自己在作品中的位置。

上述三个例子，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给出了用现代性话语分析中国科幻文学所得到的有趣结果。笔者认为，当我们把科幻文学真正作为一种具有丰富现代性内涵和形式的文本时，更多的科幻文学难题便会迎刃而解。

最近10年来，科幻文学领域中有关现代性方面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强。林健群（1998）、王德威（1998）、陈平原（1999）、杨联芬（2003）等都在这一领域中做过有

益的工作。他们虽然看似初步、但却已经轮廓清晰的分析表明，中国科幻文学的确是中国现代性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这个组成部分没有发挥出本应发挥的重要作用，被半途而废，但至少在“五四”前后和建国之后的某些时期，它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近，一些颇具锐气的硕士研究生进入了科幻与现代性的领域，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本书就是这些成绩的总结。三篇文章针对了三个时代。从晚清到“文革”再到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被一次次提出，一次次考察。虽然三篇文章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行文风格，但在现代性与科幻文学这个主轴上，一脉相承，许多结论都相当具有启发性。

在西方，有关科幻现代性的问题正逐渐与后现代转向相互联系，对于科幻文学如何随着电脑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找到未来前途的研究，也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国内一些学者为此十分担忧，生怕中国科幻文学可能因为后现代思潮的引入而第二次被压缩、削减，成为新的主体缺乏的零件。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科幻文学研究必须加快速度，并找好自己的切入点。

我以为，在当前这个杂糅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的复杂时代里，想要搞清中国科幻文学的基本问题，仍然需要求助现代性理论家们的经典作品和分析方法。而只有对现代性充分重视，才能把中国科幻文学与西方科幻文学之间的差异厘清。也只有从这些差异中，才能找到中国文化在后现代时期的基本走向，而这也将重新确认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未来。

目 录

序言(吴岩)/1

第一编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天人怀想 晚清科幻小说与现代性(张治)/1

引论 未来的未来/3

第一章 从乌托邦到科幻小说/6

第二章 晚清科幻小说的五个要素/23

第三章 晚清科幻小说所受东西文化传统的影响/50

余论 科学方兴,幻想告退/65

第二编 新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现代性(胡俊)/75

绪论/77

第一章 追求现代性——“十七年科幻小说”的现代性诉求/81

第二章 燃烧的激情——“十七年科幻小说”的中国特色/91

第三章 “十七年科幻小说”的意义与价值/102

结语/113

第三编 受规训的想象 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现代性之路(冯臻)/119

绪论 为了现代的未来——科幻小说与现代性/121

第一章 民族-国家复兴的想象性认同——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现代性主题/133

第二章 “启蒙”的任务与无法担当的角色——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现实使命/146

第三章 “他者”的形象与意识形态的精神胜利——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异国情调分析 / 159

第四章 主流话语的规训与科幻小说的溃败——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合法化危机” /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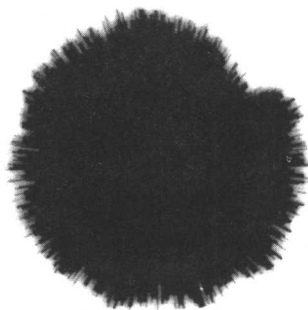
结语 未竟的现代性与中国科幻小说的道路 / 188

后记 / 194

第一编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天人怀想
晚清科幻小说与现代性

张治



引论 未来的未来

“未来的未来”，就是没有如期而至的将来。这个世界过去的很多时候都有人在做着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幻想。把它们收集起来，可以看到从前的人们是如何期待我们的今天，以及我们还不能等到的日子——这尤其可见于文学作品中。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承受了非常沉重的现实压力，涕泗飘零，感时忧国，想象力一直是一个很不被重视的方面，难以跳脱地面的吸引力而获得一种轻逸（lightness）。本论文试图要把目光放在晚清曾一度兴盛的科学幻想小说上去。晚清的多音复义，尚未被五四时代的大合唱规定了声调，人们被似懂非懂的物质科学所魅惑，又保存一点古中国的情怀，无论什么离奇的想法都有那么一种不算过分的荒诞感。为此我想了解一下前现代时候那些做过的梦，它们还未被精确的科学理性和成形的知识分子意识所压抑。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晚清科幻小说的出现是基于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而西方科幻小说的原型，在我看来，却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始讲述的一个消失的“理想国”引发的。乌托邦小说在17世纪开始重视科学的力量，由此影响了西方科幻小说的产生。“忧人”或“忧天”，本来就不能简单地归为二途。正像凡尔纳和威尔士的小说里亦有对当时现实的批判与对文明发展的隐忧一样，晚清科幻小说里也往往会掺入诸如女权、立宪之类的现实问题，例如《新中国未来记》、《光绪万年》就往往更类似于政治小说。这就又要从头说起，科幻小说应该如何定义？science fiction直译是科学小说，正好合乎梁启超、鲁迅的译法，fiction一词有“虚构”的意思，后来有人造出scientifiction一词，意谓“合乎科学的想象”，在李零看来无异于是让我们无比崇拜的

“赛先生”表演“当代封神榜”¹。当代西方著名的科幻小说杂志亦名为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如此说来，科学因素似乎不甚重要，无怪乎凡尔纳的博物学家风格的文体如今变成“星球大战”、“变形金刚”、“侏罗纪公园”的“后”时代狂欢。未来的未来，似乎也不必看得格外认真了。

本文认为：凡是能认真思考和探索科学在人类生活演进中的效果，题材涉及未来世界、未知空间、时空的非现实体验、未知生命形式，以及文明环境潜在危机的，都应该可以称之为科幻小说。也许其中包含现代科学所不容许的奇谈怪论，姑且将之看作是要虚构一个人类文明的模型，从中探索可能的发展依据。

于是，今天依然有严肃的科幻小说作家在坚持书写关乎人类命运的时空春秋，他们吟唱的是一首后工业文明暮色中的挽歌。比如华裔作家张系国，他的《城·科幻三部曲》，讲述所谓安留纪的呼回文明的一段兴衰成败，小说改变了《星球大战》风格的异类文明科幻战争模式，倒更近乎威尔士或是写《宇宙奇趣》的卡尔维诺的作品风格，着力于时间空间意识上的新体验。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张系国作为一个杰出的计算机专家²，在《城》中布置了一个复杂的“传讯模式”，这种得益于周易的信息技术思想，更多依赖人的生命感觉，由此，古代与未来也可以命运交通，这乃是如《星球大战》中所谓以意识运剑的拙劣思想所不能企及的。

有意思的是，张系国先生所强调的科幻小说的人文意义，是要再现“一种历史的浪漫情怀”³。而无独有偶，著名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却也可以从浩繁的历史卷宗中分神考虑未来的事情，他的“数字化”说法也许会深得张系国的共鸣吧，《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更是黄先生眼中的一种未来的可能。二先生大学时代读的都是电机专业（张系国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而黄仁宇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电机系），以相同的科学知识背景而选择彼此完全不同的人文道路，最后又在思考的深邃处相通。故云未来与过去，科幻与历史，浑圆相成，不可简单划分二端。

关于晚清科学幻想小说，历来不是特别受到重视，因为五四以来的宏大叙事传统把那些近乎荒诞的想象给掩盖起来了。况且这是属于“未来的未来”，小说里时常肯定的“君主立宪”还有中国倚仗科技成为耀武扬威的军事霸主的梦想，在后来都没有成

¹ 《当代封神榜》，《读书》，1996年5月。

² 图像处理传输技术是他的胜场，清华大学曾译过他的著作。

³ 张系国：《城·科幻三部曲》，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

为现实中国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人们谈到晚清小说创作，只有“四大谴责”和一部《海上花列传》，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只有一些比较零散的评论以及资料整理。学界涉猎此领域的，又往往会持守一个比较简单化、想当然的看法，认为西方科幻小说直接作用于晚清小说家，形成一种“翻译—模仿”的研究思路。只有陈平原先生和王德威先生的几篇论文提出了非常有启发后学意义的见解，能够从一个大的文化历史背景里面找出解读晚清科幻小说的方法。这篇论文就是延续他们的思路而开始的，并尝试说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全文主体结构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回顾20世纪之前西方乌托邦传统到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之所以为西方科幻小说源流的考辨专立一章，并非是要回到“翻译—研究”的那种单向影响研究的思路，而是考虑到作为一种小说类型（genre），科幻小说在进入中国以前有它自身的一条传统脉络。因此首先有必要专门清理一下晚清人士积极鼓吹的“科学小说”的本来面貌，而在论述中也注意凸现出某些东西文化共有的思想，主要指的是知识趣味与文化视野所暗含的“忧天”、“忧人”两个主题。

第二章根据第一章所勾勒出的科幻小说要素对晚清科幻小说进行分析研究，由于大多作品对于今天的人都已经很陌生了，所以采取一边介绍一边论述的方式。通过初步梳理，力图展示晚清科幻小说里面独特的思想氛围与想象空间，并逐渐揭示出其中与东西方文化两种传统之间的错位和断层。

第三章主要描述晚清科幻小说所受到的东西两种文化传统的不同层面上的影响，有的属于自觉吸纳和接受的方面，有的属于无意识地受到传统的暗示作用（姑且称此为“文化基因”，详见下文的论述），其中强调这些影响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展开的。

需要指出，贯穿全篇论文的是“天人怀想”的主题，由此展开几层对话：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而通过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展开“晚清与五四”的对话，是这篇论文的一个潜在的目的，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所以只是在余论中稍作涉及。

整个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很多结论都是在不断努力的设想和修正中渐次呈现出来的。万分感谢我的导师王文英老师在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就多次强调去图书馆翻旧报刊的重要性。没有这么一段积累，选择这样的题目是根本无从下笔的。

第一章 从乌托邦到科幻小说

读《庄子》、《列子》，都可以找到带有开放的时间意识的段落。这里所谓“开放的时间意识”，主要是指一种能够洞见未来的人文精神，而这样的洞见又含有一定的历史情怀，从而令人觉得过去、现在、未来具有被日常体验所不能察觉的稳定性，它或许会使得不能把握这些预见的人们觉得沮丧，因为如果按照如此观念，未来的世界将以一种缺少希望的形式展现开来。《庄子》里的庚桑楚言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也”；《列子》则有杞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此二者，一为忧人，一为忧天¹。忧人者，两千多年下来有鲁迅《狂人日记》出，续其余响；忧天者，在世间永远流落成一个愚人的笑话，讥嘲着执于不可忧虑之忧虑的多情者²。然而杞人忧天里面包含着对自然宇宙原始观察中的直观猜想，本可珍贵，“忧彼之忧者”根据常识将忧虑消解，却不可了解此一猜想中的长时段的时间意识，故长庐子“闻而笑之”。列子又于后“闻而笑之”曰“何容于心”，乃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特别是道家思想中看重生命价值、轻视外物之有待的精神使然。而忧人、忧天，确都包含着对人类文明演进下不可摆脱之命运的关照，此亦幻想，此亦历史。当日庚桑楚闻畏垒之民以己为圣贤而尸祝膜拜，顿生千世之忧——正是从尧舜以来的“尊贤授能，先善与利”的迹象生发出来的想象；至鲁迅出，则可执新文化精神借狂人言语斥仁义礼教为吃人历史。而近代科学的发达，亦使得“杞人忧天”的直观猜疑得到更多物理知识的印证，二者在今天都有机会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进而

¹ 张文江：《管锥篇读解》：“按杞为夏之后，夏承尧舜禹有重视天文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

² 空间上忧天者历代有之，最著名的如苏轼：“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正是抒发对遨游太空的一种想望。